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　　宋杜大珪編

王文正公曽墓誌銘　　宋祁

景祐二年丞相右府缺上方圖任耆俊叅付魁極越二月制詔太原王公曽其上樞密使印綬還來相予進拜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所以命賜之尤渥公拜稽首讓弗遂於是擇典訓庸以熙百工外懷邇協以種九德餌味爕和辰階比平翼戴聖猷溥大光明迺十一月從欽

天柴胙沂以為公國他日請間伏青蒲上陳瘠苑嬰霜露以踣顧前此納政避賢人路帝憮然無開可意公執不奪卒改左僕射加資政大學士鎮東平戊寅仲冬感疹門子謁急書聞亟命將髙手醫跳駈趨視不半道丙午薨上推甲子得三百六十六復所生之辰家丞列治讓還鴻臚典葬天子隱遺老之弗憖也再昕置朝廢左貂以鐩法贈備厚恩録宗姻傔陪十人容官合文正二言以謹周道公之喪來京師其引也蓋殯也邦人官師

沱涕相弔明年有司持丁亥詔書到公第仍舉中書令
竅章以告懸册焜煌再漏下泉本公之綢繆感會寵存
責往有以致者其如仁歟其司直歟公字孝先由逸民
霸飛天漢顯基素德支裔屢徙今為青州益都著姓曾
祖諱鐸祖諱繼華皆蹈道沉冥陰儲世烈考諱兼甘節
難進仕未及膴終著作佐郎深根浚源叢沛來祉公貴
推澤並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中書令爵皆為公大
王父國於越配國於魯妣曰張别贈燕夫人曰何為魯

夫人公即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馬致毀仲父宗元育之過所生一情以均公亦以所愛事仲父如父甫冠與士鄉游汎愽書記不為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輩行以交咸平中偕郡上計委符入關策進士再為天下第一當此時二篇賦學者爭傳都紙為貴以王佐期之初命將作監丞通治濟陽代還試政事堂以大著作直太史服五品判三司戶部案轉右正言知制誥服三品充史館修撰入翰林為學

士自司計外郎再遷至中兵拜諫議大夫叅議大政加給事中以禮部侍郎守應天大名兩府復貳㕕席兼太子賓客由左戶再遷至春官卿以内書侍郎執宰相筆陟東臺兼地官遂躋上衮閲五歲琳宫火一昔焚冊灾罷免以天官為本州又易天雄軍即拜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稍换天平軍檢校太師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判河南府入覲樞極罷幢棨還冢宰他如故公由布衣扣君門譽處時行為龍光景式凡三十七年別任

九判大理尚書都省登聞檢知審刑審官禮儀院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莅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領使五持金絮遺湼水酋為生辰使輦謁譙祠為考制度使館寓神嶽以中台為會靈觀使高真寶符以元輔為玉清昭應宫使再見上帝為南郊大禮使主工部一由集賢殿昭文館及西清之祕為大學士三監脩國史一階一品勲十二轉表功十有四字食虚邑萬有二千五百室實五千一百室此踐揚隆赫其大較也初契丹盜邊濟

為寰服最近早符晏檄悉財賦佐軍興公由倅事疏一
二便宜數奏蒙可衆器其能天僖夜妖自三川相靡而
東公守睢陽不逞讙恐里閭晝闔公闢牙門分吏曉捕
先倡者鞭梏之妖息不復南築雒都城周萬雉雲畀言
言宸居以尊復陝路轉粟二十萬饑得無乏歲旱蝗齊
楚周十八以上民曹逃貸困粟鄉縣株送結强盜抵死
公一切榜遣流瘠更生以千計所至立學宮分租奉助
興作五州鑱金石以頌魏人畫像事之課治者以公為

尤緑圖夜闕度宮以儀曲容龍石庬材規創萬楹公列五害願省損制度奉承大中之意先帝弗豫太子已決事或議長秋臨政憸人甚語翕翕公時訓護儲邸謂后姻倖曰太子長秋誼不獨立有如兩宮相維社稷安矣后悟由是内外恭順無違言莊獻總軍國儀鑾峙立佞黨投罅廷議放肆公獨引東漢故事朝則帝在左太后在右施簾自彰群臣奏事於前詔如公請長樂上徽冊供張天安殿中公執不可改御文德差損扆坐志在强

王室安外家使無纖芥納忠者以公為盡大理總天下獄異時為冗帝欲重之公自西臺被選評廷訊讞許自辟丞屬遂踵為故事法家有違制而情不一公請非親被以失論會具獄須報公据前比帝曰自是無復有違制耶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悅更從輕坐語材者器公之果踐内外辭禁贊為名命渾灝炳純儫古同風或遻為昌言或永為賡歌則家集合五十六篇詳矣上始鄉學公采聖君賢臣事繪解為三十篇因以勸

成美德詒鏤於槧徧賜邇臣其他纂次尤多尚不録言文者歸公之治嗚呼惟公偘然正崖然立周容靖慎久而無流心在上前開陳處可辯慱有餘言國家用至日旰出沐燕私訖不道省中語天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玉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缺雖妄庸人嗤歴詆亦不能加半言毀短於公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稼狖於原兵仆於鄙嘉生回薄無有恫怨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總領衆職如魏相內文明如

鄧禹于時被公之化察察者敦沾沾者愧建啓露門祕禁召惇儒碩老侍邇勸講復諫署舊員使正辭謇議曰興於朝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黨退不肖不奸怨奉羣母孝與諸弟友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姻婭進用皆以嫌自退上嘗大署忠亮忠厚四字錫之蓋實錄云天下稱為賢公乾興天聖之際時多故矣身荷重任為國休戚雖叅和傅會摧定大爭穨彼怒牙浣其他腸庇焉如恲懞慮焉如著蔡然至閑居獨念猶感慨以

之是必彌綸之才軏於羣娼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於心煩慝焚如且至大病斯可慟已先時大星辰落郡寢上左右驚白公曰後一月乃自知之如期而始悟寧傅箕蕭昴有馮以始亦有以終邪君子謂為知命公始合姓於蔡實處士光濟之女又合姓於李故相文靖公之女卒繼室以其妹芳猷淑則迭映中壺后夫人獨偕公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晝哭未期又不幸以褕衣而復母弟曰皡字子融為刑部郎中直集

賢院曰閔字孝德終國子博士子四人曰絪緣綷繽絪止光祿寺丞緣夭閼繽止將作監丞綷為光祿寺丞綷之幼公取皡子繹以嗣及終又命之故繹即喪序令大理寺丞祕閣校理三女二早世一適屯田郎中沈維溫公之捐館門下生與宗家計咸曰大墓無穆位不可以葬乃改卜於滎陽惟新鄭吉又筮於臨洧鄉惟梁原吉先是蔡夫人之歿已祔於姑歲在單閼冬十月乙酉子融與繹等竭誠信舉公及二夫人之喪合窆新阡順

也子融雖受公蔭然自以材畧奮迫公時已翔冊府操計籌糾都獄藉藉為聞人而孔懐為位之哀連歲摧潰既奔走蕆事且求狀於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又自裒公行事一篇合前後賛書見授而為之誌恭惟令君之德在生人其憲度在臺閣其言在謨命其履踐在圖書其人與不可傳者皆士矣今所摭次姑舉縉紳所道者著於篇而納之壙中以慰蓼莪之思以謹高岸之變噫繹也縡也既収而食矣尚不隕厥問而世其家云銘

曰

斤斤令君　揭来山東　利見國光　叅偶時龍

既奮厥庸　遂為宗工　訂平津之封兮

上初纂嗣　毋違叅治　揭日當天　實相以濟

讒脣不搖　王室無慝　賴陳平之智兮

五藩于宜　既仁且賢　邦民宜之　厥猷茂焉

乃建將牙　乃示台躔　翳吉甫之憲兮

鄭圃聯圻　泉塗啟扉　刻章美櫝　終天此依

名臣師尊先侯之集中

九京千載　飡仰餘徽　惟隨武之歸兮

胡太傅宿墓誌銘　歐陽修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得救公曰拯溺無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才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

為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秉
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歷六年夏河北
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
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
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
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敵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
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

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
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秉而動縣官入
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
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
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
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造配如初
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
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

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
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
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
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且而妄隨故其言
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
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
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

庶事以革獘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為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禦外侮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乗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敵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

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
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
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
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
祠於學中至今祀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内
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
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
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内銓入内都都知

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乗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既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宫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

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諠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

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祀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

立之以慰天下之心語甚切至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以六月某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某年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大傅曾祖妣某氏追封某夫人祖某累贈某官祖妣某氏

封某郡太夫人父諱某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追
封某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
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
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
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充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
卒次曰宗質國子愽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
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若干人公自為進士知名於
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

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卷銘曰

允兮胡公　順外剛中　惟初暨終　一德之恭

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　舉必可法　思而後言

公在朝廷　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　憂深慮遠
不迎利趨　不畏勢反　有或不從　後或如之
多而愈信　孰不公思　侍從之親　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　清職峻秩　愷悌之仁　宜國黄耇
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　惟善在人　刻銘不朽

王文正公曾碑陰　宋祁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請
閒見上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

臣兄曾事章聖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摠大政其後拜
玉几下聞顧命大行詔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於時宰
相謂丁謂也陰開邪謀規刋權文營罔中外衆莫敢抗獨
臣兄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天子朝朔望太后聽政附
中人通裁可即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僞計
不行方謂譖逐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鉤索株連以動衆
心臣兄中立其間為國督視隱匿廋情卒不得施遂用
詐敗太后再受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殿

既忤旨因災異策免然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陛下尤彰明較著者上曰乃阜之勲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陛下幸詔臣寀勒詞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骨不朽勸罷忠門由臣為初制曰可乃署旌賢碑三字賜焉於是天章君即金石刻又欲侈上之褒丐辭序其來僕念已嘗誌丞相墓且翰林銘功其事大畧著矣獨原夫天子念丞相賢而旌之者寧不以臨大事不可奪歟損益過舉

以絶未萌而為之所歟功格於天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機不容髮如令丞相當是時一有假借則紀律約更權迫勢陵憸人乗之抵巇投隙意有所肆淪胥淫夷遂蹈後艱凡列爵幾何底罰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之勳可以言者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報蒙顯故丞相雖賢待聖人乃明初公於天章敦愛甚而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亡及貴謙不封國天章歳比當遷輒上書還一

官為二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螭首龜趺丞相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於善善也長至刻祭彝銘樂纍皆所以行遠況珉表之隱然天文之燦然披九幽之潛光奮無窮之休烈後雖千百歲拜餘風泣遺直者曰此賢丞相之隴歟嗚呼盛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六　宋杜大珪編

龎莊敏公籍墓誌銘　司馬光

公諱籍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武城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某氏封秦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封魏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

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黄州司理叅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叅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産公曰吾幸有禄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具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公他日必致公輔余不及也仍舉之法曹頃之為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敕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数執

政患之謀曰得孫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閤門所掌垂簾儀科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其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螟為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

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欲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杖宦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者皆無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公乃屢劾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

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
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
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為
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
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
判官上曰罷某止可三司判官耶後九日除刑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
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刺史上曰

麗某豈得以常塗進之遂擢為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陜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陜右都轉運使慶歷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部軍都部署經畧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距郛無幾悉為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陋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

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召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輙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邉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輙以敗去故地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

用事之臣伊埒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来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来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禮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令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下為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謨寧令謨寧令此

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輙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源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而令國烏珠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尤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

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叛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稍順必誠有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闕當補之四

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兵
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
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
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
數驛乃去公居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来用度太廣請
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
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獘在
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

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訴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家國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預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毒徧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院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言

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之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青素名善戰令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起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髙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

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南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敗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師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

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以為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為國體亦為青謀也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既而內外官訟青功以為賞薄者多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為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官盛為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藩處之內侍省

都知任守忠侍上久求領節度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内臣為節度使者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懼況祖宗典法又可隳耶上乃止由是内外怨疾頗多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詐許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為公私於清貺未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

者之心五年命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西東路安
撫使既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祀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
龎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
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賚契丹來求上御容
及例外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悵然久
之曰前者出龎某太忽忽葢以公習知邊事能斷大事
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
永興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

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天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意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冒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望唯陛下保萬世之業懷生蒙無窮之幸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埸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

之麟人不能正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禦外侮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虜不去召使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和市如嬰兒之待乳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吏無與虜為市虜大窮移書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曰會管勾麟府軍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率

兵不滿千人涉屈野水西至忽理堆不為戰備虜怨邊吏之累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没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和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某還以告公從

之比往而虜兵已復聚戢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行視堡地為虜所掩以至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議某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檄某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某慚怍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

歸乞矜免某罪某卒不坐他日某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兼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為朝廷行也公不得已請讓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

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
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
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
學出於天性雖耋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閑用此自
娱至忘饑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嘗莊色以誨之閨門
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法令
以平心處之嘗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
貴重亂天子法耶惟治軍差嚴有犯輙以便宜從事或

斷斬劓磔或累笞致斃軍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闕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無愛吝之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於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弔賻其家未踰月宫車晏駕令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封彭國

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内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元英將以某年六月壬申葬公於雍丘之東山乃謂光曰公生平知愛莫如子也子當銘公墓某自知不文不敢辭噫某受公恩如此其大滅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某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

顯允公德　柔嘉維則　敏而好謀　果而不惑

函谷以西　幼艾嬉遊　邊鄙不聳　荷公之休

五嶺以南　復為王土　制勝廟堂　承公之祐
文服武取　動皆有成　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
天子爵禄　天子法度　怨憎孔多　公忠乃著
旅力未愆　辭榮以年　予衆而賢　受福之全
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　緻衣在庭　公適辭世
迹實為文　欺石幽泉　身毀名傳　垂之億年

高文莊公若訥墓誌銘　宋祁

至和二年秋八月甲寅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高公薨於京師之第享年五十有九既聞上震悼趣輦降酹其寢既還明日罷紫宸朝出尚書右僕射制書告柩賵幣賻金傢於庭太常考行謚曰文莊以冬十月己酉克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前此門人河東裴煜騰狀來中山取文誌隧予與公遊也舊誼不得讓哭寢門已次其梗概曰公諱若訥字敏之生十歲而孤侍母夫人客汲郡生事日狹取粗完即已惟縱嗜於學性警銳過目輒記自周漢

訖兹數千歲救草質文亹亹能言之天聖初以鄉貢牒詣有司聲光闖焉一日出諸儒上方天子委禮部取士於是中山劉公筠大褒英才得二百人多海内選公在第四調彰德節度府推官改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歴三縣以辦最稱臺御史薦為監察裏行就改主客員外進殿中遷右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留知諫院換刑部員外郎知侍御史雜事於是數見上言得失蜀賈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公劾賤丈夫干没財利不宜以私

謁汙二千石内侍省大中人怙恩聲焰震赫人爭媚附公斥言其尤即日外遷有詔累黍定尺檢制樂律法不合爭論連年公獨以漢世貨泉度寸定古尺示諸朝議者服其家嘗言中書樞密院所與一統類美風俗令奏事離立不改刻遽罷不能究熟萬機宜復古坐而論道使人自竭帝韙其言擢天章閣待制益親近轉禮部郎中出為河東都轉運使召還丁母夫人憂號訴顧盡三年國朝兩省内外制而上有故者卒哭輒奪哀有不獲

命惔袍襆到朝就職自公得請後遂著行服令詔給實
奉終喪逮除盡還舊官拜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
吏部郎中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歴七年春小旱
上憂甚引公問洪範雨暘所以致休咎者公推原五事
以對其議閎深博衍上嗟嘆之後三日引拜公樞密副
使見便坐上戒以和公頓首言和無莫濟者有如樂焉
音異乃諧若可否出一是同也同則生黨時大臣執議
見迕故公謝及之由是見謂為長者天下無事常宿屯

三垂募兵不止度支財益屈公議一切停募料冗士以蘇調給之殘詔可康定時西鄙騷繹東南多盜始置宣毅兵州悉有之扞鎮方夏士既飽衣食不事悍不可制公曰是本欲制賊今反自賊何賴為建擇精銳者團籍北遷以補戍人守臣爭言士素驕驟遣必亂公固謂朝家威令整嚴等輩孰敢既徙無一士干法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後二歲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儂蛋襲邕州殺守將公曰南海可虞也或謂未然閲旬賊

剽十餘州秉流下番禺入其外郛南軍不習鬬部校爭長連戰輙北賊遂張嘯亡命數萬嶺南大瘡公謂當遣貴賢將節度諸部以蕃落千騎怖之可擒也會大臣馳往斬敗將鼓而南賊盡鋭薄前軍顧騎出其後驚以為神遂大敗南事平帝議策勲公欲讓功臣使得其處即辭位章五上拒不省公請愈牢帝重違又以公次當得宰相雖解機務猶以學士籍留自近公喜曰天下士不吾責已公節分崖然不與俗流至浮屠神仙陰陽怪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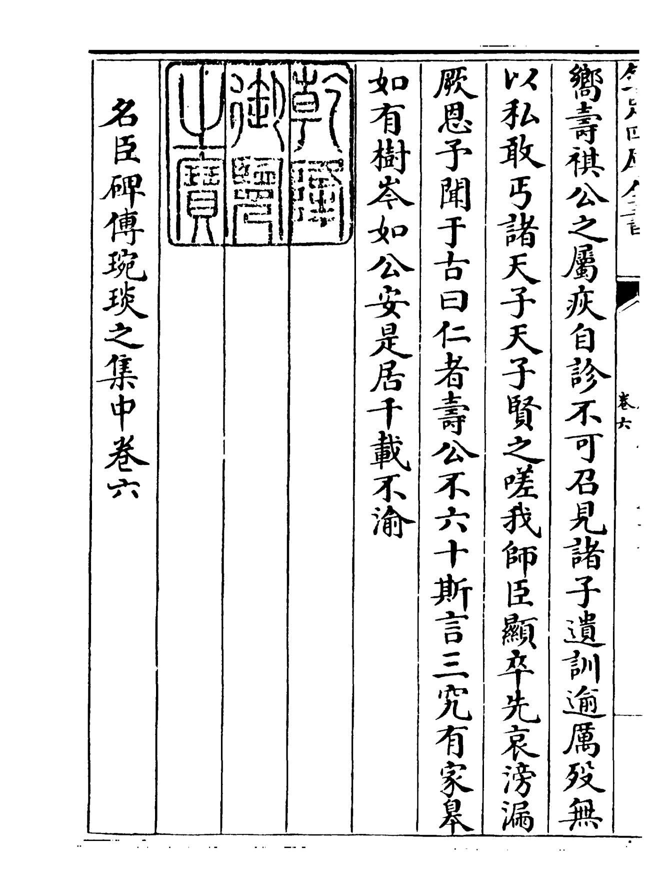
事弗語也在禁中論得失無少回挠及建白裁處皆深自匿令出返從人問所以然故獻納之益初祕弗得詳久乃知十一二常謂承平久吏忽事尾必峻法治之謂管夷吾韓非責名實賞信罰必術最近與儒家相輔長利可興云公之次行軍約束敕白罷内降封拜外戚不可輔政皆著後法執官尹不建節謂具丘將屈賊自容卒論死諫止數赦益畧施行所謂者輔政七年潔畏自將和傅内外謀議有不盡如素或藴諸内綽然有餘然

未嘗以不如素自解亦不以有餘矜諸人故仕雖貴忌者不娟已去位間者不容訾毀而士君子泣相弔也公善觀書反復研討必得其意乃置不誕漫莽鹵貯之胷中所學邃而該殆不可及所著文章二十卷善文辭者貴之公累官攝領難悉著掇其顯者待制時假節京西為安撫使在臺兼理檢使知貢舉再使契丹一知審刑院一領吏部銓三班院各再侍經筵二特旨進讀者一爵開國公階光禄大夫勲上柱國邑二千八百實戶六

百功號自推忠佐理換推誠保徳大較如此曾祖諱某贈累太師祖諱某仕為崇儀使考某官右侍郎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夫人閻啓魏晉秦三國為太夫人公娶太原王氏封某國夫人生五男子曰彦輔東頭供奉官曰保衡曰安石曰吉甫大理評事曰元規太常太祝四女子長適太常博士游奎仲適都官員外林億叔適佐著作張詛季適鎮江節度推官王宗喆孫五人尚幼噫予也令

女也淑夫人也仁而賢宜其承公孝謹是似而光大之
初公在慶歷時莫二令君於開封縣之吹臺鄉地稍卑
公恨之將改卜及是諸孤遷二令君柩與僕射同塋以
昭穆為位公志也凡人見今世傑才卓行其於奔走嚮
服尤未聞如古人之賢何歟不得見而愈貴也使千歲
後視今為古予知有藉公風烈者長想太息恨不得操
鞭彗從公後以快其意為果不疑銘曰
高氏自渤海徙占河東為榆次人世潛德弗融久乃發

祥建公大昌以孤童奉母爵旅京師軋出陋貧化為偉
人由御史諫官健健敷言事有固爭不市直取名我完
吾履弗援弗倚一辭瘠主直都貴位憤俗陵遲令敝法
刓遂弛必衰或悼後艱自公佐王輔乾為剛不假借賞
刑以新故章引薦俊良惟力孜孜斯謀斯猷外莫聞知
澹於榮寵峻節是甘去位甚易如肩釋擔邇英之游惟
經術是毗巷無客輪輿無賸往誰市其門誰侈而室闐
公之風可以自律初秦國多疾公自調治方劑天悟親



嚮壽祺公之屬疾自診不可召見諸子遺訓逾厲殁無以私敢丐諸天子天子賢之嗟我師臣顯卒先哀滂漏厥恩予聞于古曰仁者壽公不六十斯言三究有家臯如有樹岑如公安是居千載不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耀馥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七　　宋杜大珪編

王待制質墓誌銘　　范仲淹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右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

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敎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蔭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旣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聲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

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於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員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

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扶之州人大服謂往之使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吴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是皆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

而賢之往守壽春郡幾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自非露而悔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令資政殿學士吕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長其徒

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郵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蘄助軍之獎實瘠痍細民以為己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於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荊湖之民賴公少休馬會資政殿學士

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公風義
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
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縉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
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
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紀
綱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
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
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

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屛凶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於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於道朝廷加賵賻焉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虚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閲家藏書而得其劵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

又得顔公為尚書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摹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氷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顔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遊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

崇學校而風化之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

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於春官屢徒勞者久之公為郎以歳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蓄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揔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髙遠弗與之遊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弔云前年吴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士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

子男三人曰毖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嘗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於死兮

葬之於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孫待制甫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

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設施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歳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

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

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邉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滬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闕 滬洙

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

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安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

為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陜人頼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過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我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

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郡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强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

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貢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

兮志則強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原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書墓誌後　　司馬光

明道中公在華州某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辛與公具在館閣公於某為前輩而某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為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某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某讀之怳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為碑

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為時所重在諫院言宫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陜不飾厨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某親所覩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録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某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

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為高深哉葢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其非任也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八　　宋杜大珪編

王文安公堯臣墓誌銘　　歐陽修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其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廪吏法當死公曰此

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卹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虚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歳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

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

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懐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公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

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

茶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

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
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
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公嬖習
之賤莫不闚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絶
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
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
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
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

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戸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某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

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
弟紘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過人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若干卷將終口授其弟紘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
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
常謚曰文安曾祖諱某某官贈太傅妣某氏某國太夫
人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娶丁氏

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儩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公之皇考于某縣某鄉某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　遭亂不還　六世之祖　初留碭山

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　遂安其居　葬不遠卜

宋多名家　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　自公顯聞

公初奮躬　以學以文　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
利歸于邦　怨不避身　帝識其忠　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　遂參政事　實有謀謨
讒中止之　不俾相予　帝有褒章　憫錫之贈
長于百寮　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　在其廟器
今亦有銘　幽宮是閟

吳正肅公育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

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
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吴公葬于鄭州新鄭之某鄉某原
吴氏世為建安人自曾高以來皆葬建州之蒲城至公
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彊
學博辯能自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
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
方皆及第當是時吴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

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蘓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戸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嘗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

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輙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鉅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輙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

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

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名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

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洪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麗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

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龎公且奏疏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龎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於位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

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龎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

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郡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若干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　有家于閩　自我皇考　卜兹新原

厚壤深泉　樂其寛簡　今公其從　公志之安

公昔尚少　始來京師　挾其二季　名發聲馳

乃賜之策　以承帝問　語驚于廷　有偉其論

乃登侍從　乃任大臣　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

公所策事 先其利害 初有不從 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 簡以便人 人失而思 愈久彌新
帝曰廷臣 汝剛而直 來汝予用 斷余不惑
公曰臣愚 負薪之憂 帝為咨嗟 公其少休
優以大邦 寵其秩祿 尚冀公來 公卒不復
史臣考德 作銘幽宅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九　　宋杜大珪編

張翰林錫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于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

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説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晩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晩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隅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

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内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宫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歴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監鐵判官判勾院歴

鹽鐵度支戸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税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税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

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其鄉其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綷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悔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賈翰林黯墓誌銘　　王珪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於京師先是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為之序成都范鎮為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少子公明封于賈遂以為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

大君諱顯字直孺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今為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歷六年中進士第為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名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進用遇事感慨數上言朝廷仁宗識君手書常嗟賞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將以事見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問所以留班狀久之貶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駁開封

府張彦方獄而事連權貴人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為力言之其後諫官御史皆爭事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繇閤門自中書俟旨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羣臣獨得與上論事惟諫官御史爾今既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由得聞邪固請如舊制彰化軍節度使狄青為樞密副使君以謂祖宗定天下而立勲勞者多武臣然未嘗得與議帷幄者今承平之日久而驟用青行伍中使四夷聞之以為朝廷臣無如青

必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見青尊寵若此皆傾心歸之此尤不可不察遷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領文書澤始去發喪既服除且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借緋匿喪是豈為孝乎卒使坐廢田里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官後以罪引去它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曰士之罔冒其罪

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抃在銓俟引對而自以曉星氣挾此以游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為靈臺郎於是士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修起居注見天子退朝御邇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與聞至是因請修起居注入與經筵遂為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思歸南陽既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為言降知郢

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戸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歳輙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養亷讓也於是詔當遷者有司為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輙或辭磨勘至數移督之不得止君以謂鄉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願

磨勘也是亦矯妄之人徼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考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凡辭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為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輙遷朝廷從君言於是偽辭磨勘者不復至矣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人莫不慄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嘗以罪去而復叙者皆籍外補之蓋嘗數百人公乃奏為條其得復叙者須俟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它官者更七次

則一遷於是它官之請者歲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為兩役者君又奏為條以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為次數餘悉罷之於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唱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為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遷中書舍人詔撰仁宗實録更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方親政事數進見具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

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選尚德寧公主君言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為父以父為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君時已寢疾復兩上疏以為簡宗廟逆天時

則水不潤下濮王議宜以時蚤决以塞天變踰月君疾
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
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
祖昭遜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父汶著作佐郎致仕贈少
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它日能自
顯則任迎之君卒迎陳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
郡太君凡四娶馮氏任氏周氏皆蚤亡最後娶薛氏今
封延安郡君二男子長元素蚤亡次上彦太常寺太祝

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於議論云銘曰

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藴則其澤之施於天下可勝旣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九